



## “敢”的情态功能及其发展\*

李小军

**提要** 汉语史及现代汉语方言中“敢”的功能可以归为 10 种,绝大部分都属于情态或语气范畴。从“有胆量、敢于”义出发,具体演变可分为五条线:在请求性的话语结构中衍生出谦敬义;在训诫、禁止性语境中衍生出“许可”义;在“意志+条件可能”式中随着“条件”义凸显进而产生“条件可能”义;在未然事件句且行为事件无关当事人胆量的语境中衍生出“保证”义,进而演变为推论,推测与确认则是推论的进一步发展;在反诘句中衍生出反诘功能,进而发展为测度问。语义演变的殊相往往源于具体语境及句法格式的不同,“敢”的多功能性及演变路径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关键词** 敢 情态 语气 语义演变

不少学者探讨过“敢”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情态(或语气)功能,已有研究或关注单个方言点内部各功能之间的异同,或结合汉语史探讨各功能的来源及联系,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冯爱珍(1998),邢向东(2012),邢向东、周利芳(2013)等,林刘巍、张寒冰(2016)则探讨了现代汉语普通话中“不敢”的情态功能;李会荣(2008)、王琳(2009)、王鹏翔(2009)等亦有一些特色。汉语史上的“敢”也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研究,如朱庆之(1989)探讨了其总括义的来源,王仲英(1990)则对其在《左传》中的用法进行了数据统计;王镛(1995)、汤余惠(1999)、洪飏(2014)等考察了“敢”表“可能”的时代;江蓝生(1992)、叶建军(2007)分析了“敢”表测度问的时代及来源。

此外辞书如《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等以及一些断代语言词典也都列举了“敢”的很多情态(或语气)功能。

综合已有研究,可以将“敢”的功能归纳为如下 10 种:1)有胆量、敢于;2)表谦敬、冒昧;3)许可;4)条件可能;5)反诘;6)推论;7)推测;8)确认;9)询问(测度问);10)表总括、凡。我们注意到,这 10 种功能在汉语史上都存在过且都能找到具体的演变轨迹,并且绝大部分功能现代汉语方言中还有使用,虽然没有一种方言具有以上所有功能。

从研究的层面来看,成绩背后的问题在于:一、对“敢”的一些功能认定有误;二、未能很好区分“敢”的各项情态(或语气)功能;三、对这些功能之间的联系或是关注不够,或是考察有误。

\* 本文的研究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汉语语法化词库编撰及语法化模式研究(编号:15AYY010)”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境内语言语法化词库建设”(项目编号 15ZDB100)的资助;编辑部和审稿专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论文初稿曾与史文磊、陈练军、穆涌三位博士讨论过,修改时又得到吴福祥老师及博士生周纯梅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鉴于“敢”共时平面语义功能的繁复性,本文尝试对它进行细致的历时考察,这一方面有助于界定“敢”的各项功能及梳理它们之间的演变轨迹,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探讨这些情态(语气)功能之间的普遍联系。附带要说明的是,“敢”表总括的用法如朱庆之(1989)所说是沾染了“皆”等词义的结果,故本文不做讨论。

### 1. 谦敬功能的来源及成因

《今文尚书》中“敢”共 23 例,都为表意志(volition)的情态动词,即“有胆量、敢于”的意思。使用上具有如下特点:主要出现于否定句,共计 19 例;2 例出现于肯定句;2 例出现于反诘句。各举 1 例如下:

- (1) 噫!公命,我勿敢言。(《金縢》)——否定句
- (2) 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盘庚》)——肯定句
- (3) 今我曷敢多诰?我惟大降尔四国民命,尔曷不忧裕之于尔多方?(《多方》)——反诘句

《左传》中“敢”的使用有了很大发展,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用例的大量增加,二是功能的扩展。据王仲英(1990)统计,《左传》中“敢”共 311 例,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能愿动词(助动词),共 225 例,可出现于三种句法格式:1)紧接动词,如“不敢从”(《僖公二十二年》);2)带动宾短语,如“其敢辱君”(《文公十五年》);3)独用,如“吾犹不敢”(《桓公六年》)。王文所说能愿动词即本文所说情态动词,此外王文重句法结构,而没有区分句式。另一类为谦敬副词,共 86 例。下面讨论“敢”谦敬副词用法及其来源,先来看三个例子:

- (4) 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左传·隐公元年》)
- (5) 石碏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左传·隐公四年》)
- (6) (晋)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左传·僖公二年》)

上三例“敢”都可替换为“斗胆、冒昧”。例(4)臣子询问诸侯,故曰“敢问何谓也”;例(5)卫国臣子石碏求助于陈国,“敢即图之”也即“冒昧地请求(陈国)考虑这件事”;例(6)晋国臣子荀息求助于虢国,“敢请假道”也即“冒昧地请求借道”。

从语义演变的角度来看,谦敬副词“敢”当源于情态动词“敢”,且是在请求句中演化的。我们对《左传》考察后发现,“敢 VP”句式的听话人往往处于尊者或长者地位,按照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和礼节,如果某件事涉及尊者或长者,首先需要征得尊者或长者同意才行。那么例(4)颍考叔为什么敢于向隐公发问呢?这是因为《左传》中说话人在说“敢 VP”时,往往认为 VP 的结果对听话人是有益的,比如例(4)“敢问何谓也”正是颍考叔想为听话人隐公排忧,例(5)-(6)希望对方采取行动,也是认为于对方有益。故而“敢 VP”这种句式有如下蕴涵义:本来我是不敢的,但是因为对您(听话人)有益,所以我敢了。

上面说到了“敢 VP”这种句式的使用环境,下面讨论导致演变的具体动因。“敢 VP”本指“敢于做某事”,一旦听话人处于尊者或长者位置,这时句子表现出来的是说话人行为上的“不敬”,即说话人认为自己过于有胆量,而这种胆量并不是听话人赋予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说话人在表达自己行为冒昧、不敬的同时,传达出的却又是对听话人的尊重。这是因为句子蕴涵着“正是因为‘您’地位尊贵,所以‘我’这种行为才显得不恭敬”这一言下之意。换言之,说话人正是通过自谦不恭来凸显听话人的尊贵。句式上,句子往往采用征询或请求的形式,这种句式具有比较高的委婉度,说话人请求听话人 VP,但是否 VP 却由听话人决定,如上

例(4)属于询问,例(5)-(6)属于请求。

这一演变从句法上来看,“敢”本为表意志的情态动词,后面的“VP”是“敢”的谓词性宾语,但是经过重新分析,“敢”成了谦敬副词,独立于VP结构之外。这种句法结构的变化源于话语交际中VP的语义凸显,听话人关注的往往是VP而非“敢”。

《左传》中谦敬副词“敢”达到86例,频率很高了。不过我们考察发现,它们绝大部分都是用于下对上或幼对尊,少量用于平辈或平级之间,《论语》中也是如此;这表明“敢”还带有一定的实义。但是礼貌用语很容易程式化,“敢”的使用也是如此。到了战国时期,“敢”的使用更多是纯礼节性的了。如:

- (7)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欲论吾国之士,与之治国,敢问何如取之邪?”(《荀子·哀公》)  
 (8) 鲁侯曰:“寡人惧不免于晋,今君曰‘将有乱’,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国语·周语下》)  
 (9) 叔孙穆子聘于晋……晋侯使行人问焉,曰:“子以君命镇抚弊邑,不腆先君之礼,以辱从者,不腆之乐以节之。吾子舍其大而加礼于其细,敢问何礼也?”(《国语·鲁语下》)

上三例都是上问下,且VP的结果说不上对听话人有益,但句子仍用了“敢”,这说明“敢”的“敢于”义已经彻底虚化,而只是纯礼节性词了。

## 2. 许可及条件可能功能的来源及成因

张相(1953:32-33)、王镛(1995)等多位学者将“许可”与“条件可能”合称为“可能”。两者的相似处在于“条件可能”是一种客观上的外在可能,“许可”是一种主观上的道义可能。不过两者的差异非常明显,在Palmer(2001)的情态系统中,“许可”属于道义情态,“条件可能”却不属于情态范畴,且两者的句法格式及形成过程都有很大不同,完全有必要将两者区分开来。

### 2.1 许可功能的来源及成因

王镛(1995)列举了很多“敢”表许可的用例,早自战国时期的《墨子》《韩非子》等,不过汤余惠(1999)和洪颉(2014)将例证提到了商周时期。如:

- (10) 汝毋敢不善于乃政。(虎簋)  
 (11) 无敢伤犄,犄之伤,汝则有常刑。(《今文尚书·费誓》)  
 (12) 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今文尚书·酒诰》)

洪文还发现,此类“敢”常常出现在训诫、禁止的语境中,前有否定词。上三例“敢”是否已经表许可暂且不论,不过洪文所说语境无疑非常正确。我们还注意到,起初这类“敢”前的否定词只有“毋”“无”“罔”“勿”等,汉初才出现“不允许”义的“不敢”。如:

- (13) 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礼记·曲礼上》)  
 (14) 大夫、士见于国君,君若劳之,则还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则还辟,不敢答拜。(《礼记·曲礼下》)

究其原因,“不”只是单纯的否定,不表训诫和禁止,故而先秦未见表禁止的“不敢”,至于后来出现表禁止的“不敢”,正是“敢”衍生出“许可”义后句法扩展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典型的“许可”义“敢”汉初才出现。因此,商周时期“无/罔/勿/毋敢”等的“敢”到底表“敢于”还是“许可”句法上并无显性标志,目前也难以判定,这也是我们将《今文尚书》中的“敢”全部归于“有胆量、敢于”的原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敢”之“许可”义正是在这种语境中衍生的,上述例(10)-(12)也都可以重新分析,如:罔敢湏于酒——不可有胆量沉湏于酒——不允许沉湏于酒。可重新分析的原因在于否定词“勿/罔/无/毋”等本身就可表禁止,换言之,在这类禁止性话语中,表“有胆量/敢于”的“敢”存在语义赘余度,没有“敢”句子仍是禁止性话语。如:无敢伤犄——无伤犄,罔敢湏于酒——罔湏于酒。再如《今文尚书》:

- (15) 尔无不信,朕不食言。(《汤誓》) (16) 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酒诰》)

例(15)的“无”、例(16)的“勿”都表禁止。从语义表达来看,“罔敢湏于酒”这类句子比“罔湏于酒”禁止语气更强,原因在于说话人不仅仅禁止听话人 VP,甚至还要控制听话人的内心意志(不允许有胆量 VP)。不过从听话人角度来看,说话人只是在禁止自己 VP;正因如此,在听话人看来“勿+敢”“无+敢”“罔+敢”“毋+敢”等只是合起来表禁止,这样“敢”经过重新分析也就获得了“许可”义,“否定词+敢”也即“不允许”。“勿敢”“无敢”“罔敢”“毋敢”等使用频率到战国时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而到《礼记》中的“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已经脱出训诫性话语,只是话语主体对其他人提出的基本礼仪要求,“敢”已经是典型的“许可”义了。“敢”之“许可”义的进一步发展,就是脱出禁止性话语,甚至是否定格式,不过这种“敢”直到元代才出现,后世及现代汉语方言中用例也不多。如:

- (17) [白敏中云]小生敢去也不敢去? [正旦云]先生,你去不妨。(元·郑光祖《徕梅香骗翰林风月》第三折)

- (18) 我待舍些饭与他每吃,哥哥!可是敢么? [甲头云]那里不是积福处,则管舍,不妨事。(元·张国宾《罗李郎》第三折)

例(17)从正旦的答语可以肯定,“敢去也不敢去”是问可不可以去,而不是有没有胆量去;例(18)“可是敢么”也是问是否允许,故而答语说“则管舍,不妨事”。这两例虽非否定格式,但未见“许可”义“敢”用于肯定句的例子,这说明“许可”义“敢”的使用还是有明显的句法限制。

邢向东(2012)认为陕北神木方言中“敢”可以表“要”义,举例如:

- (19) 工地上可不敢出了事故。工地上可别出了事故。

- (20) 真年可不敢遭下年成。今年可别遭了饥荒。

- (21) 可是不敢教张老师调得去了。千万别把张老师调走。

目前其他方言还未报道有这种用法,历史文献中也未见。关于这类“敢”的来源,邢向东(2012)似乎有点犹豫,文章先是认为表“要”义的“不敢”句与表“许可”义的“不敢”句形式一致,但是情态意义上“要”义与“推测”义有密切联系。文章后面认为“要”义是“推测”义语法化的结果,但是又说“要”义也可以看作是“许可”义语用推理导致功能扩展的结果。

实则此类“敢”就是“许可”义的进一步发展。这表现在:1)都是否定格式“不敢”;2)上述诸例“敢”仍可替换为“允许”。区别在于,“许可”义的“敢”字句语力直接作用于听话人,而上三例的语力不一定或者无法到达听话人的身上。例(19)“工地上可不敢出了事故”的语力取决于说话人的身份,如果是上司则“不敢”可理解为“不允许”,如果是下属或其他人则只能理解为“不要/别”,即“希望不要出现事故”。例(20)的“不敢”只能理解为“希望不要”,饥荒往往是人为因素,是不可控的,无法不允许遭饥荒;例(21)的人事调动虽然是人为的,但肯定源于上级部门的行政命令,却不是说话人可控的,故而也只能希望不要。换言之,“敢”之“要”义其实就是“许可”义的弱化,而这种语义弱化导源于话语语力的减弱。我们同时认为这类“敢”与“推测”义没有直接关系,乃是因为这类句子虽然似乎有推测义,如例(19)担心出事故,所以才说“不敢出了事故”,但是句子有推测意味不等于“敢”有推测义,实则句子的推测意味乃是基于说话人的认识(或者说“预设”)。邢向东(2012)后面讨论到了“要”义的“不敢”句与“许可”义的“不敢”句的区别,其实这种区别正好为“许可”义向“要”义的发展提供了方言佐证,具体见邢文的分析。

## 2.2 条件可能功能的来源及成因

最早提及这一用法的是裴学海(2004:330),虽然他也没有区分“许可”与“条件可能”。至2018年第3期



于具体演变,先来看两个例子:

(22) 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23)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诗经·商颂·长发》)

例(22)先说“民莫不逸”,接着说“我独不敢休”,不过当事人不休息不停止的原因在于忧国忧民,没有休息的主观欲望。例(23)说“武王如火无人敢抵御”,虽然表达的也是意志,但有所不同的是,不敢抵御具有客观条件不具备这一因素,即抵御不了。换言之,意志式的“否定词+敢”,其实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纯意志”式——纯粹主观上不敢,一类是“意志+条件可能”式——不具备客观条件故而不敢。再如:

(24) 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荀子·王制》)

(25) 教诲之,调一之,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荀子·强国》)

(26) 智襄子戏韩康子而侮段规。智伯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必至矣。”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国语·晋语九》)

上三例都属于第二类“意志+条件可能”式。先来看《荀子》里的两例。例(24)“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指王者威高天下,人们不敢敌,不过不敢敌的原因显然在于客观条件不具备(无法抵敌);例(25)“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也是如此,敌国不敢触犯,乃是不具备进犯的客观条件。例(26)前面说“难将由我,我不为难”,接着说“谁敢兴之”,一方面在说无人敢,同时也在说无人能够。此例“敢”虽兼表“意志+条件可能”,但重在表“条件可能”,原因在于说话人掌控着局势,其他人不具备兴难的客观条件。

“敢”从表“意志”到表“意志+条件可能”进而可单表“条件可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因是句法因素。这类“敢”所在小句往往为结果小句,前面是条件小句。回头来看上面几例: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威眇天下——天下莫敢敌;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例(23)“民莫不逸”不是“我独不敢休”的条件,因而“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属于“纯意志”式。再如:

(27) 寄千金于羿之矢,则伯夷不得亡,而盗跖不敢取。(《韩非子·守道》)

(28) 王者无敌,莫敢当也。(《公羊传·成公元年》)

例(27)“寄千金于羿之矢”为条件小句,故而“盗跖不敢取”;例(28)“王者无敌”为条件小句,故而后说“莫敢当”。正因为兼表“意志+条件可能”,同时又处于结果小句中,上两例“敢”都可以重新分析为“(条件)能够”。严格来说,“敢”从表“意志”到表“条件可能”,具体过程为:意志→意志+条件可能(凸显意志)→意志+条件可能(凸显可能)→条件可能。“敢”之典型的“条件可能”用法汉代就出现了。如:

(29) 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史记·项羽本纪》)

(30)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时有州人姓刘,名玄石,好饮酒,往求之。希曰:“我酒发来未定,不敢饮君。”石曰:“纵未熟,且与一杯,得否?”(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九)

例(29)项羽摆下鸿门宴准备杀掉刘邦,项伯劝说项羽道:“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很明显,项羽不是不敢入函谷关,而是因当时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史记·项羽本纪》)”,换言之,“刘邦先破关中”是“项羽入函谷关”的客观条件,此例“敢”只能理解为表条件可能。例(30)“不敢饮君”是因为“酒发来未定”,即客观条件不具备,故而刘玄石后面接着说:“纵未熟,且与一杯,得否?”裴学海(2004:330)举了汉代“敢”与“能”互文的例子,转录如下:

- (31) 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归之,奸邪畏之,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淮南子·原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22章)
- (32) 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魏。楚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其卒虽众,多言而轻走易北,不敢坚战。(《战国策·魏策一》)——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其卒虽多,然而轻走易北,不能坚战。(《史记·张仪列传》)
- (33) 孔子观于吕梁,悬水四十仞,环流九十里,鱼鳖不能过,鼋鼉不敢居。(《说苑·杂言》)

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敢”兼具“许可”和“(条件)可能”义,“得”“能”“可”等也是如此。“许可”与“条件可能”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将另文探讨,不过单从“敢”的语义演变来看,“许可”与“条件可能”属于两条平行的路径。

### 3. 推论、推测和确认功能的来源及成因

#### 3.1 “敢”推论功能的来源及成因

Palmer(2001)将认识情态分为三类:推测(speculative):表达一种不确定性;推断(deductive):从观察而来的推论(an inference from observation);假设(assumptive):从经历或一般知识而来的推论(an inference from experience and general knowledge)。从三者的关系来看,都是基于某种情况而作出结论。不过推断与假设都属于推论(inference),只是推论的知识来源不同。推断是基于已有事实或条件,故而确定性很强(如“张三答应我的,他一定会去”);假设则是基于常识和经验,但作出的结论是否如此却不一定(如“深夜了,张三会在家里”)。推测也是说话人作出的一种判断或结论,但确定性不强(如“张三可能到家了”)。总的来说,这三个情态之间,推测属于信疑参半,而推断和假设明显是信多于疑。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认识情态中的“假设”属于结果假设(基于常识和经验作出推论),即相当于英语中的“assumptive”;而人们通常所说的“假设”是一种条件假设,即相当于英语中的“if”。为了避免术语的混淆,同时也是由于汉语中往往不太区分推断(deductive)和假设(assumptive),所以我们将Palmer(2001)认识情态中的“推断”和“假设”合并为“推论(inference)”。实际上很多国内学者不仅不区分推断与假设,甚至推论与推测也不加区分,而笼统地称之为“推测”。不过我们认为有必要区分推论与推测,原因在于“敢”的语义演变正好表现出从推论向推测的发展。

袁宾等(1997:101)列了“敢”的推论义,所举例证为《刘知远诸宫调》中两例及词人曹组的一例;太田辰夫(1987/2003:189)认为五代“敢”就有了推量用法。关于来源,邢向东(2012)推测“敢”之推断(推测)义源于其“有胆量、敢于”义,具体过程为“有胆量—有能力—有可能”,并举了神木方言中的歧义句为证:他敢迟到嘞——他有胆量迟到/他有可能迟到,他不敢迟到吧——他没胆量迟到/他大概不会迟到。邢文所说演变过程值得商榷。“敢”之推论义确实源于其“有胆量、敢于”义,但并不需要经过“有能力”这一中间环节,况且如“能”等表“有能力”的词并没有演变出推论功能。我们认为演变过程为:有胆量、敢于→(保证→)一定。例如:

- (34) 贼苞藏祸心,窃弄凶器,敢以狂孽,来犯乘舆,今拥众胁君,将逼城叠。(唐·康骕《剧谈录》卷上)
- (35) 雨罢进军,若不杀老生而取霍邑,儿等敢以死谢。(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例(34)“敢以狂孽,来犯乘舆”的“敢”属于道义情态(意志),可译为“斗胆/胆敢”,句子同时带有出乎意料的意味。例(35)“儿等敢以死谢”可译为“儿等斗胆以死谢”,但理解为“儿等保证/一定以死谢”亦可通。两例的区别在于:例(34)“犯乘舆”等为已然事件,说话人气愤于

对方的胆大妄为;而例(35)“以死谢罪”为未然事件,说话人只是斗胆作出某种保证,即认为正常情况下此事一定会发生。再如:

- (36) 王闻喜悦命驾送归,既至仙庐,谢仙人曰:“大仙俯方外之情,垂世间之顾,敢奉稚女以供洒扫。”(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
- (37) 我南印度人也,客游止此,学业肤浅恐黜所闻,敢承来旨不复固辞,论议无负请建伽蓝,招集僧徒光赞佛法。(《大唐西域记》卷九)
- (38) 辛氏郎君,即丘度之子也。谓李公曰:“小子每忆白甘二丈诗曰:‘闷劝畴昔酒,闲吟甘丈诗。’”李公笑曰:“辛大有此狂儿,吾敢不存旧矣。”(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上)

上三例“敢”所在小句为未然事件句,且都是说话人在做保证。此三例与例(35)有一定差异。如果说“儿等敢以死谢”中“敢”还带有明显的“有胆量”义,因为“以死谢罪”确实是需要胆量的,那么“敢奉稚女以供洒扫”已经无关胆量问题了,有无胆量皆可去做,故而句子表达的更多是意愿(愿意去 VP)。换言之,“敢奉稚女以供洒扫”等句凸显的不是“敢不敢 VP”,而是“会不会/愿不愿 VP”。如此,“敢奉稚女以供洒扫”只能理解为“保证/一定奉稚女以供洒扫”,例(37)(38)的“敢”也当理解为“保证/一定”。因此,“敢”从“有胆量、敢于”到“保证”,不仅仅因为处于未然事件句,“敢”后的事件能否出现或行为能否实施还不得不依赖于当事人的胆量。

至于从保证到推论这一演变路径,汉语史上不乏其例,如“管”“保证”“一定”等。保证某一情况会出现或存在,也即认为这一情况一定会出现或存在。具体来说,保证是一种言语行为,是基于说话人的,而推论是一种认识,是基于情况出现的可能性;这一演变也即从言域到知域的转变。李明(2008)在讨论“保”这类保证义动词向认识情态副词演变时认为,保证类动词用作施为动词(performative verb)<sup>①</sup>是它转化为情态词的前提,施为用法保证动词主语总是说话人“我”,因此可以不出现,而主语“我”不出现,保证义词才可能重新分析为情态副词。五代时期的《祖堂集》中已经有两例比较典型的推论义“敢”了:

- (39) 虽是后生,敢有雕琢之分。(五代·静筠《祖堂集》卷六,转引自太田辰夫,1958/2003:189)
- (40) 有人问老婆:“赵州路什摩处去?”婆云:“蓦底去。”僧云:“莫是西边去摩?”婆云:“不是。”僧云:“莫是东边去摩?”婆云:“也不是。”有人举似师,师云:“老僧自去勘破。”师自去。问:“赵州路什摩处去?”老婆云:“蓦底去。”师归院,向师僧云:“敢破了也。”(《祖堂集》卷十八)

上两例“敢”后的“有”“颇”都为状态动词,“敢”已经无法理解为“斗胆、敢于”了;同时也是基于已有情况作出的结论,故而当理解为推论。“敢有”即“一定有”,“敢破了也”即“一定破了也”。《祖堂集》还有三例“敢保”。如:

- (41) 进曰:“只如不为水而打水意作摩生?”德云:“青山碾为尘,敢保无闲人。”(《祖堂集》卷十)
- (42) 你若择得,许你有这个眼,你若择不出,敢保你未具眼在。(《祖堂集》卷十)
- (43) 玄沙云:“谛当甚谛当,敢保未彻在。”僧进问:“正是也。和尚还彻也无?”(《祖堂集》卷十九)

上三例“敢保”到底当理解为“敢于保证”还是理解为表推论的“敢”“保”连用还难以判定,原因在于此时的“敢”还处于演变过程中。两宋时期表推论的“敢”用例有所增加,不过显然仍处于扩展期。此处略举几例:

- (44) 虎穴魔窟,皆是住处。若也未见,敢保诸人未有安身立命处。(宋·惠泉《黄龙慧南禅师语录》)

<sup>①</sup> 关于“施为句”的论述,具体可参 Austin(1962/2012),Austin认为言语行为不仅可以叙事、指事,还可以行事,传递语用意或施为用意,故而将句子分为“施为句”和“叙述句”。从句子形式来看,施为句包含或者隐含施为动词、主语为第一人称单数。Traugott和Dasher(2002)专门探讨了施为动词的相关语义演变规律。

(45) 忽有人问：“尔作么生举？”僧云：“三十年后敢为流芳。”（宋·惟盖竺《明觉禅师语录》卷一）

(46) 雪窠知此公案落处，敢与他断更道。（宋·圆悟《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卷一）

入元以来，表认识情态的“敢”用例明显增加。邢向东（2012）统计了《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敢”共计146例，其中表确认语气的19例，表“有胆量、有勇气”的75例，表“可（按：即本文所说‘许可’）”的4例，表“可能”的19例，表“能、能够（按：即本文所说‘条件可能’）”的15例，表“肯、愿意”的1例，另有13例因脱漏等难以确定。邢文所说的“可能”，即本文的“推论”。先来看几例基于已有事实作出的推论：

(47) 本师法旨：为凡间有一人姓陈名季卿，此人有神仙之分，交我点化此人。望见这青龙寺有一道紫气，敢有此人在这寺里。（范康《陈季卿悟道竹叶舟》第一折）

(48) 那鞭支队心五笔桥玉蟒生鳞角，便是半截乌龙去了牙爪，那鞭着远望了吸吸地脑门上跳。那鞭休道十分地正着，则若轻轻地抹着，敢交你睡梦里惊急急列地怕到晓。（尚仲贤《尉迟恭三夺槊》第二折）

(49) 楚汉争锋竟寰宇，楚项籍难赢敢输。此一阵不寻俗，英布谁如，据慷慨堪推举。（尚仲贤《汉高皇濯足气英布》第四折）

例(47)说话人作出“有此人在这寺里”这一结论，是基于“望见这青龙寺有一道紫气”这一情况，这正是典型的推论用法。例(48)“敢交你睡梦里惊急急列地怕到晓”，“交”为使役动词，作出如此论断也是基于前面所述鞭子的威力。例(49)从时间上看，刘邦建立汉朝属于过去时，故而此处说“楚项籍难赢敢输”，很显然也是基于已有事实的推论。“管”是从“管理、负责”到“保证”进而到推论（参李小军、徐静，2017），“敢”则是从“有胆量、敢于”到“保证”进而到推论，两者都是在用作施为动词时演变为认识情态词的。下例是“管”和“敢”互文的例子：

(50) 您的管梦回酒醒育诗篇，俺的敢灯昏人静夸征战。少不的向我绣帏边，说的些砣可可落得的冤魂现。（元·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第四折）

再来看几例基于常识和经验作出的推论：

(51)（正旦做寻思科。云：）试请那大夫来，交觑咱。（大夫上，云了。）（正旦做意了。云：）郎中，仔细的评这脉咱！（正末共大夫云了。）（正旦做称许科。唱：）[牧羊关]这大夫好调理，的是诊候的强，这的十中九敢药病相当。（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第二折）

(52) 三口儿敢冻倒在长街！把不住两条精腿千般战，这早晚十谒朱门九不开，冻饿难捱！（郑廷玉《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第二折）

(53)（正旦带酒上。云：）恰共女伴每蹴罢秋千，逃席的走来家。这早晚小千户敢来家了也。（关汉卿《诈妮子调风月》第二折）

例(51)看见大夫把脉功夫好，就说他“十中九敢药病相当”，不过把脉与药方是否有效是两回事，这一结论显然基于常识和经验。后两例也是如此，例(52)说“这早晚小千户敢来家了也”，实则并无多少根据，只是依据常情作出推论，例(53)说“三口儿敢冻倒在长街”也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及天气作出的推论。

不过《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敢”还未见有表推测的，应是明以后才产生。

### 3.2 推论的进一步发展——推测

我们检索了明末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共有9例表推测的“敢”。如：

(54) 潘公道：“小的媳妇虽是懒惰娇痴，小的闺门也严谨，却不曾有甚外情。”知县道：“这等，敢是有人拐的去了，或是躲在亲眷家，也不见得。”（《初刻拍案惊奇》卷二）

(55) 潘甲道：“面貌颇相似，只是小人妻子相与之间，有好些不同处了。”知县道：“你不要呆！敢是做过了娼妓一番，身分不比良家了。”（《初刻拍案惊奇》卷二）





(56) 员外道：“一贯钞许多宝字哩。我富人使一贯钞，似挑着一条筋。你是穷人，怎倒看得这样容易？你且与他去，他是读书人，见儿子落了好处，敢不要钱也不见得。”（《初刻拍案惊奇》卷 35）

(57) 员外拿出簪子来道：“既不晓得，这件东西为何在你家里拿出来？”奶子看了簪，虚心病发，晓得是儿子做出来，惊得面如土色，心头丕丕价跳，口里支吾道：“敢是遗失在路旁，那个拾得的？”（《初刻拍案惊奇》卷 36）

例(54)先是潘公说自家“闺门严谨”，于是知县就推测道：“敢是有人拐的去了，或是躲在亲眷家”，前面说“敢”后面说“或是”，很明显，“敢”表达的是不确定性；例(55)潘甲说妻子面貌相似相与不同，知县于是说“敢是做过了娼妓一番，身分不比良家了”，显然也是推测；例(56)的“敢不要钱也不见得”的“也不见得”表达的就是不确定性，“敢”自然是推测而非推断；例(57)的“敢是遗失在路旁，那(哪)个拾得的”也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性，可是这种可能性连说话人自己说出来时语气都不够坚定。

从推论到推测，主要表现为确定性的降低，而确定性的降低，又源于推论条件的不充足。再如前例(54)，因为潘公说了自家是闺门严谨，所以知县也想不到是什么情况，说“敢是有人拐的去了”显然不是基于什么已有条件，换言之，用于推论的条件不足，自然会导致推论的可靠性下降，故而知县自己接着又说“或是躲在亲眷家”。例(57)“敢是遗失在路旁”甚至已经不是推论，只是以推测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话语的不确定性。表推测的“敢”可替换为“可能”“也许”“或许”等；表推论的“敢”则只能替换为“肯定”“一定”等，如果替换为“可能”“也许”“或许”等词，则会导致句子的确定性下降，有些情况下甚至根本就不能替换。

### 3.3 “敢”确认语气的来源及成因

邢向东、周利芳(2013)讨论了陕北神木话中表确认的语气副词“敢”，同时认为《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有 19 例“敢”表确认语气，另有 5 例可以重新分析为表可能或确认。先来看两个表确认的(转引自邢、周文)：

(58) [青哥儿]敢烧香烧香礼拜，祖先祖先般看待。(武汉臣《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第一折)

(59) [上小楼]把我这玉锁顿开，金枷不带。我这里弃了酒色，辞了财气，跳出尘埃。我如今拄着拐，穿草鞋，麻袍宽快，我敢无忧愁心肠宽大。(岳伯川《岳孔目借铁拐李还魂》第二折)

上两例“敢”确实很难理解为表推断。例(58)“敢”的辖域是两个小句，只是当事人的心意表达，而非依据某种事实作出的推论；例(59)前面说“拄着拐，穿草鞋，麻袍宽快”，接着“敢无忧愁心肠宽大”，显然从前面的情况无法推断出后面的心态，或者说，“敢”只是对“无忧愁心肠宽大”的确认和强调。

关于这类“敢”的来源，邢向东、周利芳(2013)认为“敢”从表“可能”的用法出发，在假设、条件复句以及类似的语境中，经过重新分析，语法化为表确认语气。同时认为由于“敢”在复句中表达可能义的同时，又起衔接结果分句的功用，导致原来不确定的意义逐渐消减，主观确认的意义逐渐增强，以方言使用者的重新分析为桥梁，终至演化为只表确定的意义，同时由助动词虚化为语气副词。

我们认为邢、周文的解释值得商榷。第一，表确认的“敢”并无衔接结果分句的作用，如例(58)“敢烧香烧香礼拜，祖先祖先般看待”前面甚至都没有分句；例(59)虽然前面有分句，但不是条件句，“无忧愁心肠宽大”只是对前面话语的小结。第二，如前所述“敢”在宋元时期主要表推论(推断和假设)，并不是表达不确定性，实际上表达的正是确定性。第三，邢文所说“以方言使用者的重新分析为桥梁”也不符合语言实际。不过邢文所说“敢”经历了句法提升，这一点倒是非常准确，表确认语气的“敢”作用于整个句子，而非谓语动词。

“敢”从表认识情态的助动词演变为表确认语气的副词,关键是推论功能的消失,而推论义的消失源于事理显而易见。也就是前一情况一定会导致后一情况,或者说只要有前一情况,当事人一定会实施后一情况。这样“敢”的推论功能自然就会弱化,转而凸显后面的结果。如:

- (60) [殿前欢]若官司见呵,敢交咱受刑罚。(张国宾《薛仁贵衣锦还乡》第四折)
- (61) 若拿将这汉见楚王去,这汉是文字官,不曾问一句,敢说一堆老婆舌头!我是个武职将,几时折辨过来?(尚仲贤《汉高皇濯足气英布》第一折)
- (62) (带云:)若不看来相相识,往日班行,这塌儿翻了面皮!(唱:)[乌夜啼]敢交你这汉随何这答儿里偿了俺那天臣命!汉中王见面不如闻名,分明见把自家请,交你做了人情,交我气扑腾。(《汉高皇濯足气英布》第二折)
- (63) [滚绣球]四百贯,四百石,一品官,二品职,子落的故纸上两行史记,虽然重裊卧列鼎而食。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呀!便是死无那葬身之地,敢向那云阳市血染朝衣。(马致远《泰华山陈抟高卧》第三折)

例(60)-(61)的“敢”还处于推论语境,故而“敢”可以理解表推论。不过说话人认为这一情况的发生显而易见,重心在凸显后面的结果,邢、周文认为可以两解是比较准确的。例(62)前面说“若不看来相相识,往日班行,这塌儿翻了面皮”,接着说“敢交你这汉随何这答儿里偿了俺那天臣命”,从话语形式来看,似乎是引出后面的推论,但实际上只是前面做铺垫,引出自己的想法和态度。正是话语内容的变化,导致“敢”被重新分析为确认态度的语气副词。例(63)也是如此,先说“便是死无那葬身之地”,而后说“敢向那云阳市血染朝衣”,重心显然也不是推论,而是以推论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态度。

由此可见,“敢”从表认识情态(推论)的助动词,进而到表确认的语气副词,关键在于话语内容的变化,即本为:S1(前一情况<事实或常理>),S2(推论)。进而到:S1(前一情况<事实或常理>),S2(非推论,想法或态度)。一旦这一话语形式得以建立,“敢”的功能也随之变化。

#### 4. 反诘与询问用法的来源及成因

##### 4.1 “敢”反诘功能的来源及成因

《今文尚书》中就出现了2例“敢”字反诘句,一例有表反诘的疑问词“曷”(“今我曷敢多诰?”《多方》),一例没有反诘词(“予敢动用非罚?”《盘庚》)。到《左传》中用于反诘的用例明显增加,共88例“敢”字反诘句,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1) 前有“谁”“曷”等疑问代词,共28例。如:

- (64) 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其敢以许自为功乎?(《隐公十一年》)
- (65) 其余,君之所及也,谁敢不至?(《昭公四年》)

2) 前有“岂”“况”等反诘词,共13例。如:

- (66) 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僖公七年》)
- (67) 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桓公五年》)

3) 由“敢”单独构成反诘句,共47例。如:

- (68) 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僖公四年》)
- (69) 同官为寮,吾尝同寮,敢不尽心乎?(《文公七年》)

这三类反诘句中“敢”的核心义素仍是“有胆量、敢于”,第一和第二类反诘句主要由疑问代词和反诘词承担反诘功能,第三类没有反诘词,“敢”在语义表达上相当于“岂敢、竟敢”,如

“敢不尽心”即“岂敢不尽心”。不过说“敢”相当于“岂敢”，那是语境因素导致的，换言之，正是因为句子是反诘句，“敢”才理解为“岂敢”，而不是因为“敢”相当于“岂敢”句子才成为反诘句。但第三类反诘句远多于前两类，这种使用频率很容易导致“敢”沾染上句子的反诘意味。

江蓝生(1992)在说到“敢”疑问功能的来源时，认为源于表反诘的“敢”，并提出了两点：一是助动词“敢”位于动词之前，其位置与疑问副词相当；二是在反问句中，“敢”的语义与原来的意义正相反，犹“不敢”，用疑问形式表现就是“安敢”“岂敢”，这种句式的惯用，便使“敢”沾带上了反诘副词的意味，并进而虚化为疑问副词。这一观点无疑很有见地。不过我们认为，只有核心义素“有胆量、敢于”弱化乃至消失，“敢”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反诘词。那么问题在于“敢”沾染上反诘语气的同时，其核心义素为何会丢失，怎么丢失的？

《史记》共5例单独由“敢”构成的反诘句，“敢”相当于“岂敢”，核心义素仍为“有胆量、敢于”。如：

(70) 无其实，敢处其名乎？（《赵世家》）

(71) 臣请奉太子之明命以报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李斯列传》）

魏晋至六朝时期单独由“敢”构成的反诘句中“敢”仍保留核心义素“有胆量、敢于”。不过，一旦这种反诘句属于已然事件句，“敢”的“有胆量、敢于”义就会弱化，反诘义得以凸显。

(72) 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讎？”（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

(73) 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世说新语·方正》）

(74) 闾大怒，曰：“君是何人，而敢弄我也？”（《古小说钩沉·戴祚甄异传》）

上三例“敢”所在小句都为已然事件句，事情的发生出乎说话人预料，字面上是在训斥对方竟然敢做这种事，但既然是已成事实，实则句子重心已经不在对方敢不敢，而是惊讶、气愤于对方做这种事<sup>②</sup>。故而“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讎”当理解为“蠢尔蛮荆，竟与大邦为讎”，后两例也如此。入唐以来此类用例就更多了。如：

(75) 君不索吾身命，由自与之，取赏却兵，敢相违负？（《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

(76) 卢绾送战书回，朕要亲问。叫呼万岁，臣敢不奏？（《敦煌变文集·孟姜女变文》）

上两例皆既可理解为“岂敢”，也可理解为“岂、竟”。徐仁甫(1981:212-213)列举了很多六朝至唐代“岂”“敢”互文的例子。兹转录数条如下，其中(80)(81)两例尤为重要。

(77) 齐儿敢为俗？蜀物岂随身？（南朝梁·何逊《赠族人秣陵兄弟》）

(78) 转至水中央，岂无双钓舟？顽根易滋漫，敢使依旧丘。（唐·杜甫《除草》）

(79) 敢料安危体，犹多老大臣？岂无稽绍血，沾洒属车尘。（唐·杜甫《伤春五首》）

(80) 敢为故林主，黎庶犹未康。（杜甫《四松》）——明·仇兆鳌注：“当此黎民未安，岂私恋故园乎？”

(81)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杜甫《岁暮》）——明·仇兆鳌注：“安忍惜时不救哉？”

这说明，最起码六朝以来，“敢”单独构成的反诘句中“敢”的反诘功能已经比较明显，或者说在时人的语言心理中，“敢”已大致相当于“岂”或“竟”，而不是“岂敢”“竟敢”了。

#### 4.2 从反诘到询问(测度问)的演化

这一步演变，其实就是“敢”从无疑而问的反诘，发展到真性询问。江蓝生(1992)所举最早表测度问的例子出自北宋：

<sup>②</sup> 这类“敢”带有反预期这一语用功能，不过似未固化。

(82) 待伊要、尤云芭雨,缠绣衾、不与同欢。尽更深、款款问伊,今后敢更无端?(宋·柳永《锦堂春·林钟商》)

汉语史上的疑问代词往往兼有反诘功能,即无疑而问,“敢”却从无疑而问(假性问)发展到有疑而问(真性问),这说明疑问与反诘具有相通之处。从汉语的情况来看:一是句法形式相似;二是标志词相同;三是疑问句的疑问度由语境而定,同一个问句在不同语境中可能是真性问,也可能是假性问。“敢”从反诘功能演化出询问功能,正是两类词兼用的结果,如江蓝生(1992)所说,反诘词“可”“岂”“宁”等后来皆可表测度问。不过“敢”是从反诘到询问,因而仍带有反诘的痕迹,比如上例“今后敢更无端”就只能理解为“今后难道/莫非更无端”;这与疑问代词无论在语义上还是句法功能上仍有一定差异。再如(转引自叶建军,2007):

(83) 大医说,你脉息浮沉,你敢伤著冷物来?(《原本老乞大》)

(84) 西门庆便教李瓶儿:“你看这位是谁?”那李瓶儿抬头看了一眼,便低声说道:“他敢是太医?”(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六一回)

#### 4.3 推测与测度问的功能比较

如前所述,“敢”宋代以来从反诘发展出测度问功能,元明时期多见;同样,表推论的“敢”明代时发展出了推测功能。这两种功能不仅在明代同一种文献中同时存在,也广泛分布于现代汉语方言中。这两个功能存在语义相似性,即都是信疑参半,故而一些学者不大区分这两者的区别,甚至认为是同一个语义功能的不同句法分布,如冯爱珍(1998)等。其实两者在表达不确定性这方面虽然具有相似性,但是两者不仅来源不同,语义及句法功能差异也非常明显。

上文3.2节举了多例《初刻拍案惊奇》中“敢”表推测功能的,下举两例同书中表测度问的:

(85) (子文)便在家手中接过封筒,双手递与王婆道:“薄意伏乞笑纳,事成再有重谢。”王婆推辞一番便接了,道:“秀才官人,敢是要说亲么?”(《初刻拍案惊奇》卷十)

(86) 老和尚看见了,丢眼色对智圆道:“观音菩萨进门了,好生迎接着。”智圆头颠尾颠,走上前来问杜氏道:“小娘子,敢是避雨的么?”(《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六)

比较可知,两者的差异一在于句式的不同。表测度问的“敢”所在都是问句形式,即将自己不能确定的内容以问句形式表达出来求证;而表推测的“敢”所在则是陈述句形式,即陈述一个命题,“敢”用于增加不确定性。如前例(54)表推测:“敢是有人拐的去了,或是躲在亲眷家,也不见得。”例(85)表测度问:“秀才官人,敢是要说亲么?”差异二在于语义功能的不同。表推测的“敢”源于其推论用法,可以替换为“也许、可能”等;表测度问的“敢”源于其反诘用法,所以仍多少带有反诘意味,可以替换为“难道、莫非”等。

### 5. 《初刻拍案惊奇》中的“敢”——历时演变导致的多功能性

我们统计了《初刻拍案惊奇》,“敢”字共253例。具体用法如下:表“有胆量、敢于”共187例,表谦敬共11例,表许可共7例,表条件可能共4例,表推论共2例,表推测共9例,表反诘共18例,表测度问共15例。具体见下表1:

表1 《初刻拍案惊奇》中“敢”的多功能性

语义	有胆量	谦敬	许可	条件可能	推论	推测	反诘	测度问	
数量	187	11	7	4	2	9	18	15	253
百分比	73.9%	4.3%	2.8%	1.6%	0.8%	3.6%	7.1%	5.9%	100%

表推测及测度问用法的前面已举多例,此处不赘,其他用法各举一例如下。表“有胆量、

2018年第3期 · 285 ·

敢于”如(87);表谦敬如(88);表反诘如(89)(90);表“条件可能”如(91);表“许可”如(92);表推论如(93)。

- (87) 文若虚羞惭无地,只得吞声上船,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卷一)  
 (88) 酒过三杯,主人就开口道:“敢问客长,适间此宝可肯卖否?”(卷一)  
 (89) 大叱道:“你是何人?敢污良人!”(卷六)——相当于“竟敢”  
 (90) 院主见他举止端重,情状凄惨,好生慈悯,有心要收留他。便道:“老尼有一言相劝,未知尊意若何?”王氏道:“妾身患难之中,若是师父有甚么处法,妾身敢不依随?”(卷二七)——相当于“岂敢”  
 (91) 猛见他抬起头来,东山仔细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只得叫得苦。你道那人是谁?正是在雄县劫了骡马钱去的那一个同行少年。东山暗想道:“这番却是死也!我些些生计,怎禁得他要起?况且前日一人尚不敢敌,今人多如此,想必个个是一般英雄,如何是了?”(卷三)  
 (92) 小娥也情愿出家,道:“一身无归,毕竟是皈依佛门,可了终身。但父夫被杀之仇未复,不敢便自落发,且随缘度日,以待他年再处。”(卷一九)  
 (93) 断事点头,叫杜老问道:“你女儿心嫌错了配头,鄙薄其夫。你父母之情,未免护短,敢是赖着另要嫁人,这样事也有。”(卷二六)

我们前面将“敢”的功能确定为10种,《初刻拍案惊奇》具有其中8种。不具备的两种,一是总括,这种用法实则近代汉语中已经绝迹,也不见于现代方言;二是目前西北方言的“确认”。由此可见,《初刻拍案惊奇》中“敢”具有多功能性,且用法非常复杂,而这种复杂性正是历时演变累积在共时平面上的结果。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繁复功能的背后,“有胆量、敢于”一直是“敢”最核心的用法,使用比较稳定。“敢”表推测虽源于其推论用法(推断与假设),但是《初刻拍案惊奇》中“敢”表推测已经明显多于推论,且没有表确认的用法,这说明,“敢”[-确定性]这一语义特征在强化,[+确定性]在弱化,这或许是方言差异所致,如邢向东(2012)和邢向东、周利芳(2013)所讨论的,西北方言“敢”就多表推论及确认。

## 6. 小结

本文讨论了“敢”的情态功能及相关的演变,具体路径可以图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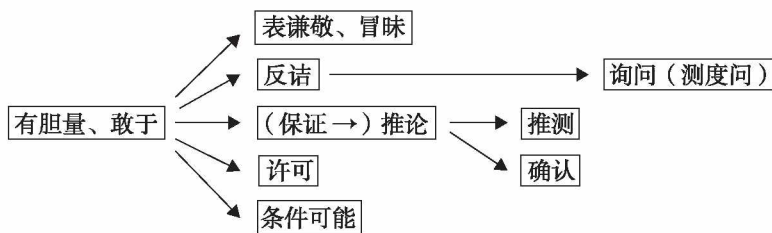


图1 “敢”的语义演变路径

情态动词“敢”的语义演变属于典型的多元化,从“有胆量、敢于”同时衍生出了五种功能,这源于“敢”所处语境及句法结构的不同。在请求句中“敢”主要用来凸显听话人的尊贵地位,进而“敢于”义弱化并衍生出谦敬语气。“许可”义则源于训诫、禁止语境,“勿敢/不敢”即“不允许”,元代以来偶有脱出否定格式的。“条件可能”源于“意志+条件可能”式,“不敢VP”有些是纯意志性的,有些则是因客观条件不具备而不敢,即“意志+条件可能”式,一旦“条件”义凸显“敢”也就被分析为单表“可能”。从“有胆量、敢于”到推论,中间经过了一个施为用法的“保证”义,此类“敢”处于未然事件句,“敢VP”也即“保证VP”,并进而到“一定VP”,推测与确认则是推论的进一步演变,两者的区别在于确定性的强弱不同。在反诘句中,“敢”本相当

于“岂敢、竟敢”，不过已然事件句中话语双方关注的是事件本身，而非意愿，这样“敢”接近于“岂、竟”，进而从反诘衍生出测度问功能。此外，元明以来还出现了“敢是”“敢怕”“敢情”等复合形式，因其情态功能未超出“敢”，本文未加讨论。

近几十年来，国内外语言学界基于语言共性构拟了相当多的语义演变路径，并在此基础上绘制成一张张语义图，试图揭示人类语言中语法形式多功能模式背后的跨语言规律性。但是对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的差异却很难找到一种具有普适性的解释，甚至同一语言内部相同功能词的后续演变路径都存在很大不同，这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句法和语境。“敢”的语义演变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 参考文献

- 贝罗贝 李明 2008 《语义演变理论与语义演变和句法演变研究》，沈阳、冯胜利主编《当代语言学理论与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
- 冯爱珍 1998 《从闽南方言看现代汉语的“敢”字》，《方言》第4期。
- 洪 颀 2014 《古文献“敢”表“能”义续说》，《汉字文化》第4期。
- 江蓝生 1992 《疑问副词“颇、可、还”》，《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
- 李会荣 2008 《山西娄烦方言之情态动词“敢”》，《晋中学院学报》第6期。
- 李明 2008 《从“容”、“许”、“保”等动词看一类情态词的形成》，《中国语文》第3期。
- 李明 2016 《汉语助动词的历史演变研究》，商务印书馆。
- 李小军 徐 静 2017 《“管”的语义演变及“不管”“尽管”的词汇化》，《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 林刘巍 张寒冰 2016 《论现代汉语中表示道义情态的“不敢”》，《语言科学》第3期。
- 裴学海 2004 《古书虚字集释》，中华书局。
- 太田辰夫 1987 《中国语历史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 汤余惠 1999 《金文中的“敢”和“毋敢”》，《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社。
- 王 琳 2009 《安阳话“当么”与“敢”的语法化及主观化》，《殷都学刊》第2期。
- 王鹏翔 2009 《陕北志丹方言的“敢”》，《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
- 王 镞 1995 《古汉语中“敢”表“能”义例说》，《古汉语研究》第5期。
- 王仲英 1990 《〈左传〉“能、可、欲、敢”等词的使用情况调查兼论其词性》，《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 邢向东 2012 《陕北神木话的助动词“敢”及其语法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 邢向东 周利芳 2013 《陕北神木话的语气副词“敢”及其来源》，《方言》第3期。
- 徐仁甫 1981 《广释词》，四川人民出版社。
- 叶建军 2007 《测度副词“敢”、“敢是”的形成及其演化》，《上饶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
- 袁 宾 段晓华 徐时仪 曹激明 1997 《宋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张 相 1953 《诗词曲语辞汇释》，中华书局。
- 朱庆之 1989 《“敢”有“凡”义及其原因》，《古汉语研究》第2期。
- Austin, John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如何以言行事》)，杨玉成译，商务印书馆 2012年。
- Palmer, Frank R. 2001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Richard B. Dasher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der Auwera, Johan and Vladimir A. Plungian 1998 Modality's semantic map. *Linguistic Typology* 2: 79-124.

李小军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lixiaojun00@aliyun.com



# ZHONGGUO YUWEN

##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May, 2018

###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 JIANG Lansheng, *Wu* (物) as the origin of *men* (们): A revisit

This paper arg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und change that the plural markers *mi* (弭), *wei* (伟), *mei* (每), *men* (懣), *men* (们) and *men* (们) documented in texts in and after the Tang dynasty were derived from *wu* (物). These plural markers did not result from a sequential sound change, but from the superposition of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s for the same sound category. *Mi* and *mei* developed from the superposition of th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s in northern Mandarin dialects, such as Qin-Jin Mandarin, in and after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nasal-ending plural markers *men* (懣), *men* (们) and *men* (们) emerged as a result of a progressive assimilation of the initial /m/, which gave rise to nasal coda addition in open syllables. The plural endings in the Anfu dialect of Jiangxi province, the modern Jin dialect and the northwestern dialects provide direct evidence for the *wu*-origin hypothesis.

**Key Words:** plural ending, *mi* (弭), *mei* (每), *men* (们), superposition of th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pronunciations, progressive assimilation of nasal initial

#### LI Xiaojun, The modality func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an* (敢)

In diachronic documents and modern Chinese dialects, ten functions of *gan* (敢) can be identified, most of which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modality or mood.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gan* involves five paths: 1) from a modal verb to a modesty-indexed adverb; 2) from a modal verb to an auxiliary verb with the meaning of “to allow”; 3) from a modal verb to an auxiliary verb expressing conditional permission; 4) from a modal verb to a deductive and assumptive adverb with the subsequent evolution to speculative; 5) from a modal verb to an interrogative adverb with the subsequent evolution to inquiry. The multi-functionality and evolution of *gan* demonstrate that the differences of semantic evolution often arise from variation in contexts and syntactic forms.

**Key Words:** *gan* (敢), modality, mood, semantic evolution

#### FENG He, The formation of the demonstratives *ruxin* (如馨) and *erxin* (尔馨)

The property demonstratives *ruxin* (如馨) and *erxin* (尔馨), which came into being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are two distinguished linguistic items with the *ru-N-xin* construction as the same origin. The formation of *ruxin* involved the omission of N in the *ru-N-xin*, while *erxin* was formed by the replacement of *ru-N* with the demonstrative *er* (尔). The above diachronic changes were motivated by the interplay of semantic and functional elements, instead of by a superficial shift in form.

**Key Words:** *ruxin* (如馨), *erxin* (尔馨), origin, formal variations, semantic and functional changes